

千古天涯共圆月

国画中的苏东坡与中秋月



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关心一年四季了,这个以农耕为本的古老文明时刻留心春夏秋冬的变迁,关注着兔走鸟飞所带来的细微变化,不违天时,并为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安排下美丽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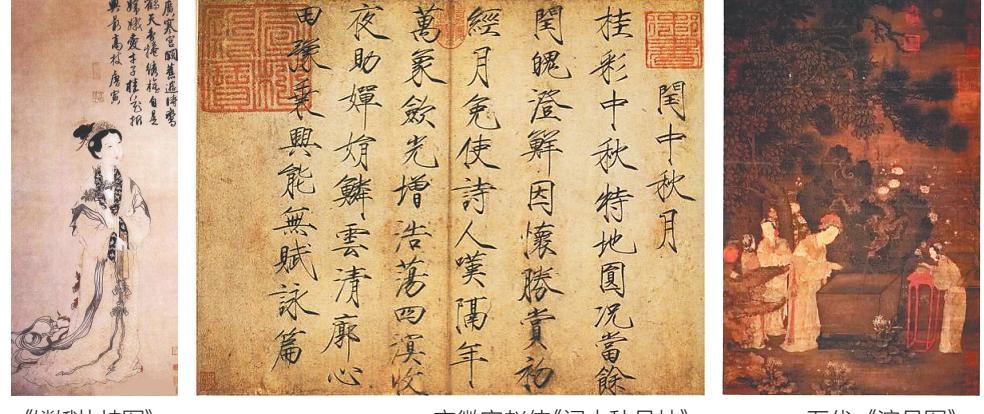
对农耕民族而言,秋季意味着收获,而收获则意味着一年辛勤的结束。当人们从沉重的农忙中解脱出来,有时间去品味丰收的喜悦时,月亮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份愉悦,渐渐地圆了起来。于是,在月亮最圆的那天,人们把一年的收获做成圆形的点心来庆祝这天人共乐的时刻并赋予这天一个好听的名字——“中秋节”。

在中国传统里,中秋节与春节、端午节等两个节日并称为“三节”,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三个节日。每逢中秋佳节,家人朋友总要欢聚一堂,共同吃月饼、赏月亮;即使是那些漂泊在外的旅人,吃一口月饼,看着天涯共此时的明月,也能感受到来自遥远家中的温暖。古往今来,在这个饱含了人们对家的热爱和对丰收的期盼的日子里,诞生了无数故事。

苏轼兄弟的中秋情谊

一提到写中秋的诗词,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一定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丙辰年的中秋,苏东坡身在密州,暂且忘记了世间忧愁,与身边友人饮酒直至天明,在半醉半醒之际,却想起了远在他乡的弟弟苏辙。于是,就有了那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东坡有感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桩千古难之事,但仍盼望圆月能将自己的心意捎给亲人,问一句平安。

在作这首词的时候,苏氏兄弟其实已经七年未曾见面了,难怪苏东坡举杯问月的语气中多少带着点责备。也许月亮真的有灵有应,仅仅过了一年,兄弟二人因工作调动而在赴任途中相遇,并共同度过了三个多月时光。又到中秋时节,兄弟二人却终究不能因私情耽搁太久,过了佳节,两人就要分别踏上新的旅程,这一分别山高水长,又不知何日才能相逢。对着明月,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去年苏轼寄给苏辙的《水调歌头》,苏辙情绪低沉,即兴创作了另一首《水调歌头》,赠与自己的哥哥作为临别纪念:“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被,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而苏轼毕竟是哥哥,看到弟弟因为离别如此失落,便再次创作了一首《水调歌头》赠与苏辙:“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且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歌。”这两首《水调歌头》寄托着苏氏兄弟二人的款款情深,弟弟嗟叹人生如寄,最后难免如汉末王粲一



宋徽宗赵佶《闰中秋月帖》



五代·《浣月图》。

般,不得回归故里,哥哥则以东晋谢安类比,告诉弟弟自己早已明白其心意,会尽早从官场抽身,共享兄弟怡怡之乐,一任那些追名逐利之徒笑话兄弟二人胸无大志。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苏轼、苏辙二人均已垂暮之年,兄弟二人谁也没有像当初约定的那样逃出世俗的网罗,苏轼更是被一贬再贬,直至跨海而至儋州。中秋又至,苏东坡再次抬头观月,隔着海峡,他举起酒杯,又为弟弟写了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

光。把盏凄然北望。”这一年的中秋,苏东坡在儋州举杯,让月亮代自己问候远方的弟弟。

海南古代独特中秋习俗

苏东坡虽然乐天知命地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但作为谪臣贬官,每到万家团圆之际,心绪难免有些不宁静。可是,如果苏东坡只是一名游客,中秋来海南游玩,则自然另有一番滋味。

海南四季常绿,农时自然也与别处不同,中秋在海南少了一分对一年耕作的总结,多了

一分对家人团圆的期盼。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海南自古有“中秋赏月”的风俗,所谓“赏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赏月”。赏月自然要吃一些茶点,而在那个贫富分明的时代,城市和乡村中秋习俗还略有不同。对于富足的城镇居民而言,他们“以面为大饼名团圆饼”,海南古代平日里以食薯蓣为主,吃白面自然是一种奢侈,而以面制大饼则是奢侈中的奢侈。海南在旧时交通不便,城镇居民又常有亲友外经营,亲友一别则成年累月不得相见,或竟成永别,所以,面对着圆圆的月亮,人们分饼而食,共同祈求团圆和平安。对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而言,平日里聚族而居,自然不会为团圆之事发愁,既然不愁团圆,吃一个奢侈的白面饼也实在没有必要。于是在海南的乡村每到中秋节,则“俱煮天南星剥食曰剥鬼皮”,在一年月亮最亮的这天,人们以“剥鬼皮”来驱邪避讳。只是天南星有毒,即使煮熟也无法直接使用,此天南星应是芋艿之属。吃团圆饼和吃芋头的习俗都流传到了现在,有民谣曰:“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富裕人家剥芋口,穷苦人家食芋头”,只是在今天,这首民谣已经成为了老人与晚辈开玩笑的谈资,早已没有当初的苦涩滋味了。

相比于吃东西,小孩子玩心更重,他们抓住或青或黄的蜻蜓,用丝线将蜻蜓绑好,像放风筝一样牵引着。海南虽然炎热,但过了中秋毕竟也会渐渐转凉,是该和蜻蜓说再见了,这不由让人想起那句歌词:“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原来我们离古人并不遥远,明月千里,也同样映照着千年。

当代海南“共有一个月亮”

风俗是在改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通讯的进步,中秋节的团聚早已不是问题,而富足的生活也使各地衍生出许多有意思的中秋风俗。

如果说在海南中秋哪里最壮观,那一定非三亚莫属,中秋夜里,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围坐在海边沙滩上,那时节,整个海滩人潮涌动,欢声笑语和海浪一起澎湃。而儋州人擅长唱调声,逢年过节总有声势浩大的调声赛歌,中秋节自然不会例外,在中秋节的儋州,除了大海和人海,还有一片歌声的海洋。

在海南东北部的琼海、文昌两地,由于许多人都有亲属在南洋谋生安家,有些甚至几代人都不曾回琼,但是家乡的亲人却未曾忘记这些远方的游子,过去每到中秋,琼海、文昌的人们都会用竹签和油纸做成孔明灯,在明月之际放飞,为不曾谋面的亲人们带去家的问候。

又到中秋佳节,无论是否能够回到家人身边,明月都将人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正如当年巴金和曹禺在一生中最后一通电话中所说的:“我们共有一个月亮”“我们共吃一个月饼”,你的心有多大,明月就能照到多远。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

青铜虎鎣

铜鎣寥寥无几,以虎为装饰主题的鎣仅此一件。

原为清宫皇室旧藏的青铜虎鎣,十九世纪被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掠走。2018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得知青铜“虎鎣”即将在英国拍卖的相关消息后,立即开展信息收集、协商谈判等多方面工作,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和相关拍卖机构、国内外媒体和民众的支持下,综合运用外交、商业、舆论等多种方式,推动青铜“虎鎣”返还。历经多番波折,当年4月底,青铜“虎鎣”境外买家表示愿将文物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于是,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圆明园青铜“虎鎣”终于重回祖国的怀抱。

(杨道 著)



古人中秋的“赏月派对”

■ 赵柒斤

酒,须臾酒至,云酒无谢,又命行酒……”

由此可见,唐代中秋的“赏月派对”,一般是亲友间的派对,亲友或同事聚集在一起,一边畅饮、一边赏月聊天,“身份认同”感较强,热闹劲明显不足。而唐代文人骚客中秋之夜往往面对圆月,想起亲人也在欣赏明月,为月圆人不圆而伤感,无论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还是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和“满目飞明镜,归心折大刀”等,浓厚的思乡情结、期盼团圆的心声跃然纸上。

相比而言,宋代民间“赏月派对”因参与者众,群体性、娱乐性大为增强。宋孟元老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卷八“中秋”条说:中秋节夜晚,土豪们搭建并装饰起高台低榭,普通老百姓则纷纷到酒楼争占座位赏月。各种乐器一

齐演奏,声音鼎沸,附近各家宅院的居民们,“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就像从天上云间传来的。大街小巷里的孩子们通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即使偏安一隅的南宋,都城中秋赏月的激情依然不减。南宋文学家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曰:“禁中是夕有赏月延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临时取旨,夜深天乐(宫廷音乐)直彻人间。”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得更详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台阶,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不肯虚度。”宛若一幅全民中秋“赏月派对”狂欢图。

中秋“赏月派对”由唐宋延续至明清,人气

一直火爆。明代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卷七中记录自己和朋友于崇祯七年(1634年)闰中秋在绍兴开“赏月派对”的盛况:把一干好友聚集到蕺山亭。每个朋友都带一斗酒、五个簋盒、十盘蔬菜瓜果及一床红毡毯,在地上铺开依次席地而坐。沿着山坡铺了七十多床,每一床都有美姬歌童助兴。在席上的有700多人,能唱歌的100多人,齐声合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川为之震动……月光像水泼在地上一样,人如同在月宫漫步,“濯濯如新出浴”。

清代人赏月热情丝毫未减,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曰:“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古人不遗余力地举办赏月派对,让优秀的节日民俗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

古代也有“脱口秀”

■ 刘疆

近年来,脱口秀节目比较火热,这些节目大多特色鲜明,轻松幽默,深受年轻观众的喜爱。脱口秀为英文 talk show 的音译,是起源于英美国家的电视节目类型。有些人认为,脱口秀很像中国传统相声,其实,中国古代早有专业表演幽默节目的传统,历史悠久,形式多样……

先秦两汉:谈笑之间上谏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专业喜剧人——“俳优”。《说文解字》载:“俳,戏也。”《清段玉裁注》:“俳,戏也。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俳优即专门从事滑稽表演的艺人。古代君主很早就有了蓄优的传统,以供其逗乐解闷。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说”风日盛,俳优中也逐渐涌现出一些以语言能力见长的人,可称得上脱口秀艺人的鼻祖。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滑稽列传》,称赞这些“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秦代的俳优,也是优秀的俳优,甚至面对秦始皇和秦二世也敢犀利“吐槽”。秦始皇曾想要修建一座东起函谷关、西至陈仓的大苑囿供自己游玩。俳优对秦始皇说,这样太好了,最好再多养一些禽兽在里面,这样如果敌人来进攻,可以命令麋鹿用犄角去抵挡。秦始皇一听,恍然大悟,便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后来秦二世当政的时候,又突发奇想要把城墙都涂上油漆。俳优听了对秦二世说,这个想法很好!虽然老百姓会花些钱财,但是城墙漆好后光溜溜的,敌人就爬不上来了。只是,要找一座能够阴干城墙的大房子比较难办。秦二世听完哈哈一笑,也终止了这个计划。俳优这种“反转”的幽默技巧,现在依然非常流行。

到了汉代,俳优表演在帝王公卿的生活中更为常见,两汉时期出土的大量的俳优(也称说唱俑)就是实物证据。这些陶俑大多装扮可笑,动作滑稽,面部表情怪异,大约是当时俳优表演的一种夸张再现。

除了职业俳优,一些士大夫也会效仿俳优,靠幽默的言语侍奉在皇帝周围,算是兼职的脱口秀演员,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东方朔。东方朔本是士人出身,通过上书自荐被征召为郎官。由于他性格诙谐,被称为“滑稽之雄”,民间也将很多离奇幽默的事附会到其身上。因此有人将东方朔称为相声界的祖师爷。其实东方朔都是一个人表演,和主要两个人说的相声还有点差别,倒更接近于脱口秀的形式。

三国隋唐宋:“段子高手”与说书艺术

三国时期俳优表演更加受欢迎。《三国志》援引《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口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忌,及欢娱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以奸雄形象著称的曹操竟然笑到将头没入杯案之中,可见表演的“笑”果之好。

隋代的秀才侯白也是个段子高手,《北史》记载他“性滑稽,尤辩俊”,《太平广记》中收录了不少有关他的笑话,其中许多段子如今依然流行。有一次他随权臣杨素聊天,杨素问他:如果你掉进了一个数百尺深的坑中,你要怎么出来呢?侯白说:“别的不用,只要有一根针就可以了。”杨素问:“用针干什么?”侯白答:“用针刺我的头,让头里的水出来将坑灌满,我就可以浮上来了。”杨素又问:“你的头里哪来这么多水呀?”侯白说:“如果没进那么多水,怎么能掉到那么深的坑里?”(“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坑?”)侯白所言,既巧妙地回应了问题,又暗指杨素提这个问题纯属刁难,没有实际意义,可谓机智。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为搞笑艺人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一时期的俳优艺人往往要兼通歌舞、音乐、戏剧、杂技等多门技艺。

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幽默表演向民间的发展。宋代还兴起了一种“说话”表演,类似于现在的说书,讲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传奇故事、历史故事、公案故事、佛经故事等。此外还有一种“说话”的内容是“说诨话”大约应是一种搞笑表演,与现在的脱口秀相似。

明末清初时期,出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说书艺人——柳敬亭。他说书成以后,辗转扬州、杭州、金陵各地,所到之处,深受观众的欢迎,也得到了诸多文人墨客的认可。据张岱记载,柳敬亭“一曰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帖下定,常不得空。”可见其表演技艺之高超,赢得了人们的热烈追捧。此时的说话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搞笑”,转而以跌宕的情节、精湛的表演取胜了。

(据《北京晚报》,有删节。)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据传,民间中秋赏月脱胎于祭月神,始于魏晋(尚未成为习俗),盛于唐宋。

五代王仁裕史料笔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两则赏月逸闻,一则是李隆基与杨玉环开启的“情侣赏月派对”:“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另一条赏月新闻是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苏颋与侍郎李义等,中秋节在宫中值班顺便举办赏月宴会:“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诸学士玩月,备文酒之宴。时长天无云,月色如昼。苏(颋)曰:‘清光可爱,何用灯烛。’遂使撤去。”而普通人的“赏月”记载,最早见于宋人张君房所编《云笈七签》卷九十六引“茶圣”陆羽《武夷山记》云:“相传每于八月十五日大会村人于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村人……告呼村人为曾孙,汝等若男若女呼座……乃命行